

〔優選獎〕

## 港邊鐵匠

方秋停

天矇亮，霧氣散開，阿祥打著赤腳，跟進仔踩著木板跳上船，在甲板上幫著扛碎冰、弄漁網。待馬達嗶嗶啟動，螺旋槳翻打浪花，進仔又將跟著他阿爸出航。

「阿祥，你快回去啦，別又讓你爸逮到了！」

進仔催促阿祥快離開，他知道阿祥從小嚮往大海，他爸阿龍師卻如何也不肯讓他上船；而進仔卻因家裡有艘船，被迫必須跟著到海上。

晨曦照亮港灣，阿祥趕忙跳下船，鑽進市場，一不留神差點撞倒路邊的菜攤。

「阿祥——透早就這樣瘡？頭先你爸才滿四界在找你——」阿好嬻對阿祥嚷叫著。

阿祥一聽知道事情不妙，趕忙三步併作兩步衝回家。刀舖的門已開，阿祥在鐵門前愣了一下，只能硬著頭皮走進去。鼓風爐猛吐熱氣，阿龍師手中的鐵錘拚命敲，燒得通紅的鐵塊在他氣憤使勁中變扁變寬——碰——鏗鏗鏗，阿龍師一邊用力，一邊在嘴邊碎唸著：

「罔仔人未曉想，掠準海面頂好耍——好好功夫不知要學，到時要哭就沒日屎！」

碰碰——鏗鏗，阿龍師滿腹怨氣跟著錘打在鐵片上，阿祥聽了只好噤著聲，乖乖拿起掃把

掃起來——爐火繼續燒，阿祥蹲在一旁幫忙推轉風扇。火光映出阿龍師通紅的臉，煙炭一薰，阿祥和阿龍師一起灰頭土臉。

阿祥一會兒加炭火，一會兒清鐵屑，有時阿龍師鐵錘扔過來，便要他開始練習敲——碰，鐵錘沒對準，鐵塊陷往另一邊——鏗——手一滑，差點便將鐵錘甩出去，汗水自額頭滴落，鐵塊被敲得坑坑洞洞。

炭火烘烘燒，阿祥兩眼灼熱手酸疼，他常趁著阿龍師沒注意，眼光便往外頭飄。

港內圈圍寧靜的海，幾艘漁船棲停灣內，進仔家的漁船還沒回來，阿祥張眼閉眼都會想起進仔在海上的情景。

進仔撒網的技術想必進步了不少，想起之前他倆一起到海邊，抓蝦撈魚都是阿祥搶先。阿祥喜歡看海流，熟知水族習性，一直以為自己會當船員或漁夫，而這些夢想在他小學畢業前，便被阿龍師惡狠狠地擊碎。

阿龍師說：「海湧無情，看天看海吃飯不如靠自己，有一手工夫在身軀，就毋驚餓腹肚。」

「麥想說海面頂有多好玩，還是腳踏實地卡好。」阿龍師一字一句斬釘截鐵，阿祥望向港灣的眼睛被迫收回。

鐵塊在爐上燒，阿祥幫忙踩風扇，鐵塊自底部燒紅，阿龍師趕忙趁著火熱將鐵塊挾出來

敲打——厚與薄要拿捏剛好，阿龍師腦裡繪有一張張設計圖，手臂連著兩眼，燒紅的鐵彷彿通了電——鏗鏗鏗，阿祥自小聽聞這聲響長大，而當他想到進仔天天乘風破浪，他卻只能守著店中爐火，越想心裡越怨嘆。之前阿祥常算準時間到港灣等進仔家的船，想聽進仔講述海上奇遇，而進仔下船來卻總一臉疲累，他說海裡的魚沒有小時候那樣多，等著抓魚來賣的感覺一點也不好。進仔說要是他爸同意，他絕對不想要出海！

● 阿祥聽了覺得很納悶，對海上還是充滿幻想。

阿祥家的刀舖位於港灣市場前，附近店家所用的魚刀多半出自阿龍師的手，阿龍師家三代打鐵，鄉裡頭誰不知道買刀就要找阿龍師。那天鄉裡的大老林桑親自到阿龍師店前。

「林桑——今仔日哪會有閒工來——」阿龍師忙將手上熱鐵擺一旁。

林家是鄉里大戶，地方的事情林桑說了算，港裡較大的漁船幾乎都是他家的，「海福」兩字港內港外都搶眼。阿祥小學班上最漂亮的女同學美玲就是他女兒。

「龍仔，鄉仔內好幾年沒鬧熱了，最近心肝感覺怪怪，厝內大小漢攏不平安，明年的大道生，咱好好啊來給鬧熱一下！」林桑坐在店裡，其他人圍站一旁。

林桑方臉大耳，身材魁梧，而他飽滿的中庭裡隱藏著憂鬱，據聞他妻子身體一直不好，近來病情日漸加重，這點讓他很憂心。

「我正請人訓練一支宋江陣隊伍，要請你打造全套武器，好好的打，價錢我不會虧待你。」

「整套？」阿龍師張大眼睛，雖然任何的兵器都難不倒他，但整套宋江陣器械確實是個大工程！大道生在四月，算一算前後不到半年工作天，阿龍師一則以喜一則以憂。

林桑自口袋掏出個大紅包塞進阿龍師手中，並在他肩膀拍了拍。

那天起家裡的爐火燒得更旺，阿龍師積極神情裡顯露出壓力，不消被罵被提醒，阿祥整個人只好變機伶。天越冷，爐火燒得越旺盛，那晚半夜阿祥起來上廁所，聽前頭還傳來鏗鏗聲響，阿祥抹一抹惺忪睡眼，便前去看阿龍師怎麼還在忙？遠看，只見滿屋子火光，阿龍師的身影紅通通，突然間阿祥的眼眶灼熱了起來，回到床上抱著枕頭哭了一場，想起以前媽還在時，至少阿龍師不會那樣孤單。不一會兒，他欲裂的頭殼跌進夢裡，鏗鏗的打鐵聲繼續……他看到進仔在船上對著他揮手……漁網自空中撒下，大魚小魚拚命地跳著。

被窩正暖熱時，阿祥猛地驚醒過來，趕忙衝到店裡，阿龍師在躺椅上呼呼睡著。爐底炭火已然涼冷，灰燼堆滿，阿祥勤快清理灰燼，拿砂紙磨利鐵剪，並將器械一一上油。十二月天，冷冽海風呼呼地吹著，阿祥家的門板發出砰砰聲，而後那響聲加大且急促，仔細一聽——外頭有人敲著門。

「誰？」阿祥前去開門，阿龍師睜開眼，猛地站起來，頭重腳輕，差點就要跌倒。門一

開，原來是林桑家的老僕人。

「又出事了，這半年來船已經翻第二隻——阿龍師，你那些兵器做了按怎？林桑吩咐要你另外做一支祈福鎮邪的寶劍，那些水鬼啊太不像樣，這次法會一定要將那些妖魔鬼怪徹底地鎮住。」說著翻出一張神靈託夢給林桑的圖樣：「做一支鎮邪寶劍，林桑說多少錢都無所謂，只要能打造出神明的旨意。」

阿龍師兩眼泛著血絲，什麼樣的鎮邪寶劍？那規格從來沒見過。神的意思，哪裡是人能夠完成？阿龍師緊皺眉頭，見阿祥還杵在一邊，便瞪了他一眼。阿祥趕忙把木炭倒進爐中，燃火燒鐵，並一錘錘地敲擊，鏗鏗鏗，他心底不禁擔心起進仔——進仔家的船應該還好吧！

廟前廣場，四、五十個青少年摩拳擦掌，武館師傅站在前頭大聲吆喝，少年們便踢腳、旋轉，或威威喝喝地跨馬步，雙雙對打了起來。阿祥班上好幾個同學也在隊伍裡面，為一場隆重的祈福盛會拳打腳踢。

廟裡煙香裊裊，鄉民拿香猛拜，而港口這頭一片苦不堪言——汽油貴魚產少，老天又不保佑。

「攔按呢落去，漁船攏堪不住，連林桑這幾年都賠這樣多，何況是咱大家！」

「聽說林桑那個水某也只是在看日子而已！」

阿祥難得可以溜出來，從市場到港口，沿路盡聽到這樣的言談，畢業後就沒看到美玲了，她過得可好？林桑病危的妻子就是美玲的母親，她母親應是生病很久了，之前在班上大家認為林桑是冷漠的富家女，原來她是因為憂鬱不開心。近來阿龍師要阿祥按照圖樣練習打造鐮刀和斧頭，鐵一燒紅，錘子落下，鐵片一分分擴寬。一邊打，許多記憶和想像中的人事便一幕幕地浮現——美玲長得纖細白皙，若將頭髮後梳成髻，便極像古書裡的仕女，阿祥有時翻閱阿龍師的古書，裡頭的女生都長得像美玲。

阿祥被迫守著爐火，連進仔都不容易見，更何況是美玲！

而那天阿龍師要阿祥將幾件刀、叉和鐵鉤送到林桑家，前來應門的竟然是美玲！美玲變得比以前更美更白，她帶著阿祥穿過庭院進入她家大廳。阿祥瞪大眼睛，只見廳前一張大檯木桌，後頭是一艘約莫兩尺長的大船模型，寬闊的牆上貼著海景，處在客廳如同坐在船上，靠裡頭的整面牆，則供奉著各方神明。

和美玲一時間不知要說什麼，阿祥正打算要告辭，這時林桑宏亮的聲音自後頭響了起來

「妳儘管好好休息就是了，什麼都不要擔心。」

林桑的魁梧身影自神明旁的側門出現——後頭微弱的聲音跟著他，瘦弱蒼白的婦人被推了出來。

輪椅靠近，阿祥將美玲母親的樣子看得更清楚——蠟黃的臉色看起來有些嚇人，整个人像紙糊的一樣——美玲迎向前，向她爸媽介紹阿祥是她國小的同學。

阿祥打開盒子，現出帶來的兵器。

林桑將刀放在眼前仔細端詳，情不自禁地讚美起來：「了不起，你爸果然是出名的老師傅！」林桑眯著眼細看刀紋，鋒刃於眼前露出光芒。

「阿龍師的功夫實在讚！」林桑呵呵大笑——似如武俠小說裡的山大王。說著便側頭對阿祥說：「少年家，你爸那身好功夫，你一定要傳接過來。」

「他才不要打鐵呢，他喜歡出海。」

「阿祥，我記得你是想要當船員的，是不是？」美玲頭轉向阿祥。

阿祥先是愣住，然後猛點頭。

「出海？出海就要來找我——那家的刀舖怎麼辦？」林桑又呵呵笑起來——他要妻子趕緊回房休息，便出門去忙了。

阿祥雖想和美玲多聊幾句，想到爸在家裡頭忙，便一刻也不敢再耽擱。他一路小跑步，經過港口前有人從背後喊住他。

回頭望——是進仔站在船上。

「你怎麼沒出船？」阿祥三步併作兩步地跳上船。

進仔放下手邊的漁網，聳聳肩，嘆口氣：「阿爸說抓沒啥魚——一次出海油錢花那樣多——再這樣下去，恐怕連船都保不住了！」進仔神情沮喪！

怎會這樣？不，不會的，大海是水族的家，待在海上是他們共同的夢想——不會永遠這樣的！突然間，阿祥寧願相信大海真由神靈護守，誠如林桑及其他鄉老所說的——是妖魔作祟造成眼前情況！等大道生，等林桑籌劃的超大法會登場，阿龍師鑄造的鎮邪寶劍一出，一定可以降魔驅邪。說著他趕快跳下船奔回家。

店裡剛好有人來買刀，阿龍師爐火正熱分不開身，一見阿祥回來便忍不住破口大罵著：「你這天壽罔仔，叫你送個刀竟給我送了老半天，火正著，害人客等這樣久！」

一邊的熟客聽了忍不住數落起阿祥：「恁母仔早過身，剩恁爸一個人又要顧店又要做刀械，鐵打的身體嘛棟末條，阿弟仔你要卡會曉想些！」

老人家說唸就唸，一點也不留情面，句句如刀劍般傷人——提到媽的死，阿祥心底的傷疤又被扯開！

小二那年，好端端的媽身體卻一天天疲弱，之前媽勤快得很，店裡外兩頭忙，更把他和阿龍師照顧得周到完好，她的殷勤和阿龍師的製刀技術成就刀舖的口碑，那時阿祥只管好好上學，課餘時幫幫忙，一點壓力也沒有，哪像現在！

阿龍師的刀無人可比，別人的刀用不到一個月便報銷，阿龍師的刀用一年以上也沒問

題。他將鋼片包在鐵裡，經千錘百鍊打好後再磨利，厚薄恰到好處，堅韌無比。好廚師配好刀，阿龍師的產品進入許多人的家庭，想到這裡，打鐵這工作似又深具意義。

而做這行註定須受煎熬，打法、火候控制穩定，阿祥便被要求按圖打出器械，烈火軟化鐵塊，趁熱錘打鍛接、拉彎伸直，旁敲側擊需要的彎弧。鏗鏗鏗，熱鐵如黏土般，阿祥拿著長挾輔以錘杵，鑽洞、鏤空或凹出適當的把手，阿祥學阿龍師將毛巾綁在額頭，器物於手中成形成樣。阿龍師在一旁嚴厲挑剔，鏗地便將阿祥辛苦打出的器物丟往廢鐵堆。阿祥兩眼燒紅，淚水與汗珠混流一起。鏗鏗，阿祥酸麻的手臂繼續使力，阿龍師自後頭一錘便往阿祥的器物重力錘下。

「做代誌無頂真，以後哪會有出脫？」

阿祥緊咬著牙，好想丟下鐵錘，離開讓人氣惱的爐火。

「我不要再打鐵了總可以吧！」阿祥心底厲聲叫喊，儘管壓抑，強烈的反抗情緒終究浮現出來。阿龍師看出阿祥的反叛，當初自己不也和父親經過一番火拼。為了逃避打鐵宿命，阿龍師好幾度收拾包袱，趁著天未亮逃離家園，他兼程趕路，乘慢車快跑步，甚至搭船離開陸地。他在工地挑磚砌牆，到土窯捏泥巴做陶土，寧願出海網魚總比打鐵要強，差點就死在海上。而最後還不是乖乖地返回家鄉，這口祖傳的爐火須要有人來繼承。阿龍師終究逃不開父親的手掌心，如今對阿祥縱有同情，嘴邊和意念一點也不能夠讓步。

「你要是敢逃，我就用繩子把你綁在火爐旁邊！」阿龍師咬牙切齒，他不許阿祥離開，尤其是到海上！

「所有人都能到海上，為啥我一定要留在這裡？我才不想一輩子白費力氣！」

阿龍師的辛苦身影阿祥不想跟隨，世上哪有人強迫自己的孩子一輩子受苦受難。

「我不要！」

阿祥的情緒隨著鼓風爐高漲，心聲脫口就要大喊出來，而他終究忍了下來。火繼續燒，生鐵遇火如有脈搏，鏗鏗，阿祥在火前拚命敲，如何也學不到阿龍師的控火節奏。鼓風爐呼響，炭堆燒紅，阿祥將喘息跳動的熱鐵挾出，熱力敲打，心血聚焦，好不容易將器物形塑出來，卻總逃不過阿龍師的批評。阿龍師拿起鐵錘自鍛接處用力一擊，好端端的刀便鏗地斷成兩半。

冷水自阿祥頭頂淋下，阿祥酸麻的兩腳蹲伏爐旁，又一次次站起來。火燄通紅，阿祥用力錘，頑強的鐵如何也不聽他使喚。

「重打——重打——不能用——」

阿祥無法在爐火前喊叫，那回他終於忍不住拋下鐵錘衝出門。他沿著港灣繞過沙灘，不理會冷雨撲面，逕跑到媽墳前，蹲著抽搐嚎啕大哭了起來。

細雨迷濛，阿祥嘴中吐出的熱氣混融在水霧當中，「媽——」

遠方防風林窸窣窸窣，海上清冷，一座座墳塚及小廟仰望著天。

海風於阿祥的衣褲間穿繞，阿祥沿著沙灘望回走，走到廟前，廣場前宋江陣隊伍正緊鑼密鼓地演練。教練嚴厲的口令在雨中傳響，兩隊團團圍繞，指令一出便交互對打了起來。阿祥在隊伍正中央看到林桑的高大身影，他陪著站在雨中，跟著滿場追跑。頓時，廟宇如巨船般向大海航行，漫天烏雲堆積，神鬼隱隱地對峙。

阿祥似乎見著美玲推著她母親在另一頭……他疾疾呼呼地跑將起來，只見小魚小蝦鋪滿漁市場，老漁夫蹲在船板抽著煙。阿祥衝回家裡，阿龍師站在火爐前邊，萬道金光自他身體散發出來，阿祥趕忙回到爐前，將廢鐵熔成的鐵塊再丟進爐火，舉臂鏗鏗打起來。淋溼衣褲不一會便被烘乾，額頭汗水一顆顆滴流下來……

鏗鏗鏗——鏘，兩團火鏗在阿祥眼中燃燒，阿祥真不願這樣敲敲打打過一生，總要找個機會跟爸說清楚。阿祥天天在心底籌劃著，卻總是開不了口。那天他在港口遇見進仔，進仔說這兩天會再出船。

「總是要出去看看」這話在阿祥的心底迴盪不已——總是要出去看看……，那晚爐裡的灰燼還熱著，阿祥見阿龍師躺上床，便也進房佯裝入睡，一晚上阿祥側耳警醒著，既怕爸醒來，又怕一不小心睡著了，天一亮便不好脫身，仔細聽著阿龍師的鼾聲——

「呼——呼——恐恐——」

阿祥摸黑躡手躡腳推門奔往港口，一路小心翼翼就怕遇著熟人，他閃著躲著，幾艘預計出海的船上掛著煤油燈，船員扛冰，整理繩索，有的提燈有的嘴叼著煙，點點紅光沉靜熱鬧著。阿祥依照和進仔約定的信號，趁著天黑混上船躲在船艙角落，等船啟碇出了港灣再出現，進仔的父親即便生氣也不好再回頭。

阿祥閉上眼睛，想像阿龍師發現他不見時的情況，整顆心撲撲跳。月如鎌刀收割著西天稻穗，船快開吧，阿祥等這一刻已經太久。進仔站於前方甲板，身體隨浪起伏，浪加高，而後下沉。進仔轉頭對著阿祥微笑。

「出海了！阿祥，我們總算一同出海了。」

阿祥自角落衝了出來，他倆人在甲板上高興地抱在一起。

進仔的父親在一旁怒瞪著眼睛。

「爸，就這一次，你就成全阿祥嘛！」

「出海打漁可不是鬧著玩的！」進仔的父親忍不住教訓。

阿祥和進仔於是正經地幹起活，整網，掛魚餌。阿祥深呼吸，他忙得好快活，放眼望，不遠的海上，時有魚躍出海面。

「有魚啊，哪裡會說沒魚？」

海風吹來，鹹潮氣息拂出他一身舒暢，放眼望，好幾艘海福號漁船分佈海上。阿祥大開了眼界，而大半天過去，進仔父親及船上其他漁工沒有一個人開心。

「近來都這樣，只見小魚跳來跳去，大魚都不見蹤影。」

「能看到小魚跳還算不錯，常常是成天一片死寂！」

船上漁工一個個叨起菸，各自瞧瞧著前方。引擎噠噠響，進仔父親的心血一分分被燃燒。遠望，海福號漁沉似乎也不怎麼樣。各方眼光分頭繞轉，相互觀望也交換著無奈。

「你看！」進仔指著浮上水面的海龜，一隻、兩隻、三四隻，阿祥看得目瞪口呆，初始的興奮很快便為周圍人的苦悶所沖淡。

「阿祥麥憨啊，海上沒有我們小時候想得那麼好玩！」進仔一臉沮喪。

進仔父親要漁工熄掉馬達，任波浪推行船隻，一個個空望著漁網，許久後，在船尾甩竿垂釣的漁工大喊：「釣到東西了！」

阿祥和進仔衝向後方，眼睛金亮了起來。

漁工小心收線，「很沉，咬得很深。」線走得小心，但似乎沒有繞行出走的趨勢。

「可別是掛底了！」

眾人屏氣凝神，未出水前總想著各種可能。然後繃地，線斷了！好不容易才有的期待瞬間落空，一片唏噓讓船上陷入沉默。過了半晌，船尾又喊叫了起來。

「那是啥？」

眾人目光集聚漁工手指的方向——只見一片不明物體若隱若現。進仔父親吆喝著啟動船，噠噠駛向物體的方向。

「到底是啥？」

水流波動，四五雙眼睛聚合一起也看不清楚，碰地，漁工甩掉手中釣竿跳進水。

而後船下高聲嚷叫了起來：「是廢鐵！」

漁工們將繩索丟進海裡，綁住鐵片一角，齊力將它拉上船。

「這片鐵還滿大的！」

「阿狗，潛下去看還有沒有？」

船上興奮地叫嚷，阿狗一次次帶著繩子潛進海裡，鐵片陸續被拉上來。甲板上頓時堆滿廢鐵，鐵條鐵片組成一隻大怪魚。

「這趟船總算沒有白跑！」

眾人方才低落的情緒總算高昂起來。

● 船往回開，夕陽於海平面上燃燒餘燼，星火散開，而後化成岸上點點燈火，一種前所未有的落寞浮上阿祥心頭。船靠碼頭，等不及起重機將廢鐵吊往岸上，阿祥踩著沉重腳步往回家。

路上走。沿途想著阿龍師的表情以及入門後可能遭到的責難，心情、腳步不覺沉重起來。心虛，不安，硬著頭皮踩進家門，裡頭一片漆黑。

「爸呢？」

阿祥預期阿龍師會迎面或從後頭重攔他，早想好要緊咬牙根承受一切後果——可是，阿龍師呢？

「爸！」

只見阿龍師癱躺爐火旁，手上還緊握著剛鑄好的劍，阿祥將阿龍師抬到長椅上，拚命地喊叫，阿龍師卻無知覺。

「爸，我回來了！爸——」

阿祥急忙請拳頭師王祿仔仙過來，王祿仔仙仔細診斷後只說阿龍師太操勞，肝火過旺，氣血攻心，必須要好好休息。

阿祥扳開阿龍師的手，將阿龍師緊握的寶劍接了過來。想起阿龍師這幾天不分晝夜，拚了命打造的應該就是這把劍，阿祥將劍放在眼前細細端詳——四面刀刃各有不同紋路，阿龍師的呼吸窸窣窸窣，刀面上的圖譜靈動變化著。

阿龍師全身無法動彈，距離大道生不到兩個月，兵器卻打不到一半，阿龍師癱著躺著，阿祥看了好生地著急。

火爐旁，李鐵柺一身寬鬆薄衫於畫中飄揚，阿祥學像阿龍師平日那樣燃香敬拜起來。

「爐公先師，阮爸上信你，求你保底阮阿爸，也求你幫助我打出兵器。」

阿龍師躺在一邊，阿祥在爐火前焦急喃喃著，他多麼希望阿龍師能站起來痛罵他，甚或拿鎚子往他頭上用力敲都可以。

「爸，你趕緊好起來，我一定會好好學，不會攔乎你生氣了。」

阿祥的淚水迸地彈落在生鐵上頭，他將阿龍師背到房裡，自己則在火光中翻動兵器圖樣——斬馬刀、月牙鏢、鉤仔、戈仔、蹠刀……，阿祥將那圖像印進心坎，而後用心運轉著火候，火燒、鎚打、灑水、冷卻、再火燒……生疏的彎轉慢慢拿捏出訣竅，槩刀、鐵叉和鐵尺，阿祥凝聚心神，鐵挾和鎚子與身體合一，鎚打當中似感應著阿龍師的熱力。李鐵柺於散落火星中指指點點，鏗鏗鏘鏘，阿祥手勁如獲神助般靈巧。

鼓風爐繼續推送，第三天，阿龍師蒼白的臉回復一些些血色，第六天，阿龍師睜開眼睛，第九天，阿祥將自己打的兵器拿到阿龍師跟前，阿龍師眼睛亮出光采。阿祥將阿龍師背到爐邊，在他面前鏗鏗鏘鏘著鐵。阿龍師見阿祥忙碌賣力，忍不住伸起手用力比畫著，他的手顫抖，身體搖搖欲墜，嘴含著舌頭發不出聲音。

林桑派人前來探望，他們擔心宋江陣兵器不能如期交件！



阿龍師呆滯著目光，阿祥篤定地說沒問題。

爐火不停，阿祥的手越酸擊打得越賣力。

而另一頭，海上的進仔兩眼繼續空望著前方——

「魚到底去了哪裡？」

進仔目光游行海上，起伏波濤在船下發出啪啪聲響，一雙雙疲憊眼神在海上茫然找尋。偶爾見著鐵片鐵條於潮流中載沉載浮，漁船如見獵物，一一打撈上船。廢鐵自海上被載回運往廢鐵廠，烈火燃燒，鐵條鐵片熔成鐵塊，鏗鏗變成阿祥鐵鎚下鎚打的原料。

木炭燒紅，烈焰日以繼夜，器械於火燒中一一成形。

鏗鏗，阿祥手中的雙刀磨出亮光。鏘鏘，月牙鏟閃露利齒，水噴、火咬，阿祥拚了命地敲敲又打打，銅鑼刀鉞堆疊地上。

廟前，咚咚鼓音雜著鑼鼓聲響，鞭炮霹靂啪啦，田都元帥供奉在隊伍中間，兵器擺放在兩旁。少年握起拳威怒著神態，先向祖師爺行敬拜禮，再集體向中央圈圍。教練持香快跑，呼呼繞轉著大圓圈，香煙裊裊牽引，神靈會集，咚咚鼓聲中，少年虎步向前抓起中央的武器，咚——咚，怒喝聲劃破低雲，鑼鼓喧鬧中，旗斧帶領隊伍逆時鐘方向繞場，三十六個少年移步成了千軍萬馬，少年一個個莊嚴神色，頭旗、雙斧分開帶頭，利斧揮出，器械輪番上陣，神魔混戰，邪靈混亂……

林桑站在廟殿正前方，美玲推著輪椅上的母親跪在一旁，進仔和他父親、村民、漁夫全部圍站過來。香火環繞、漫天雲層凝聚，咚咚，鏘鏘，兵器相接，兩隊連環對打起來。

鼓音咚咚敲響，阿祥扶著阿龍師走到廟殿正前方，然後捧出鎮邪寶劍。林桑站在香爐正前方，用力鏘地一聲，揮出四面刃寶劍。頓時萬道金光自雲腹閃亮出來，少年兩兩對打，虎步移動，蜈蚣陣行，少年一個個奮力前衝——呼呼叫喊震天地響，雲層在天空聚攏然後消退……

爐火再燒，木炭燒紅了鐵塊，阿祥於爐前鏗鏗鎚打，阿龍師在一旁畫著古兵器圖樣，火光躍動中，阿祥的身影與阿龍師合而為一，於四面牆上映照出光彩，李拐仙蓬鬆的衣衫在火光中飄飛起來……

鏗鏗響音自港灣傳向大海，進仔站在船頭，辨識著潮流走向，拖釣尾繩繫綁著棉線，餌鉤於浪間起伏，海福號漁船，繼續在海上散列開來。

文字素樸，情感真摯

楊翠

〈港都鐵匠〉以港都世代傳承的打鐵業家族為故事核心，經由第四代若即若離的視角，刻劃傳統手工業的黃昏景象，以及傳承者的複雜精神圖像。第三代的父親阿龍師，是技術高明的打鐵師傅，而兒子阿祥卻是一心嚮往出海、亟欲放棄打鐵業的四代青年。就此而言，〈港都鐵匠〉寫的是不僅是父子，更是世代關係，同時是老行業的世代交替、斷裂與傳承。

小說的文字素樸，情感真摯感人。整體而言，〈港都鐵匠〉成功之處，在於幾個面向，其一是父子之情的刻劃，由淺淡到濃郁，層層推進，使小說後半部關於阿祥的回歸與傳承，「阿祥的身影與阿龍師合而為一」，不致顯得突兀；其二是對於「打鐵業」的細節描寫，包括步驟、物件、動作，都很細膩而有實感；其三，關於港都青年嚮往海洋的描寫，自然而不造作，生活在海邊，嚮往乘風破浪的心情，自然流露；其四，也是最重要的部份，這部小說同時描寫了兩種「黃昏」，包括打鐵業的黃昏，以及魚撈業的黃昏。就魚撈業的黃昏而言，海洋這座寶藏，日漸枯竭，原因是否由於人類的貪婪暴取？小說未曾進

行知識性、議論性的剖析，這對小說的藝術性而言是好的。小說最後一幕，打鐵匠之子與漁夫之子，一個繼續面向火光，一個繼續辨識潮流，結尾很有餘韻。

得獎感言

寫作與生活觸角息息相關，前年因為刊物需要，至茄苳採訪郭常喜老師，對其堅持打鐵的毅力及鑄劍技術相當佩服。有感於傳統工藝為重要的文化資產，卻因學習過程艱辛恐將後繼無人，而近年來由於環境變遷，漁獲量銳減，漁民生計日益困難。本文將這兩個教人憂心的情況串組一起，加上大道生及宋江陣的民俗書寫，藉以呈現港邊基層民眾的生存問題。自高雄獲得的靈感能在高雄得獎，有什麼比這更開心！

簡介

出生台南，目前定居台中。現任《明道文藝》總編輯。曾獲時報文學獎、教育部文藝創作獎、吳濁流文藝獎、福報文學獎、桐花文學等。著有散文集《原鄉步道》、《童年玫瑰》；短篇小說集《山海歲月》。



方秋婷